

关于《野叟曝言》的两篇文章

——兼及《品花宝鉴》

〔美〕王 方 宇 记

1956年春，大概是三月间，我到纽约胡适之先生家里去看望他和她夫人。胡先生见到我就说：“你知道我这几天作甚么？我在写丁在君（文江）的传。他曾经告诉我说，《野叟曝言》里写的中国西南地理，大致不错。你有《野叟曝言》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有。等我回去，寄给您，借给您看看。”

后来我收到胡先生四月三日寄来的明信片（见封二图一），又提起《野叟曝言》的事。于是我把书包好寄去，也附去一封短信，提到《品花宝鉴》刊行年份的问题。我说，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记的年份不确。也许他没见过原刻本，也许是误记。鲁迅说《品花宝鉴》刻于咸丰二年壬子（1852）。但是我手边所存是“戊申年开雕”（道光二十八年，1848），早四年。胡先生1956年四月十五日来信说《野叟曝言》收到了，说是初刻初印活字本，并且加了一些说明。信中也说到《品花宝鉴》曾在我家看见过，是初刻本。鲁迅所记“咸丰壬子”似不误。要我把我的本刊书题记情形抄给他看看。我收到信把全部《品花宝鉴》十六册四函一起寄去。

胡先生收到书以后，四月三十一日的来信（见封三图二）说，《品花宝鉴》四套收到了。这是初刻本，毫无可疑。也作了

一些考证。最后说，鲁迅所记，似是误记。信后说，下次有便时请来谈谈，顺便把这两部小说带去。

我去取书时，胡先生交给我一篇手写的文稿，就是这篇《野叟曝言》的版本。胡先生说：“我看了这部书，写了一点笔记，你拿去跟这部书放在一块吧。”

一直到1993年，我搬家，又看见这篇手稿和几封胡先生的信。我给夏志清兄打电话，提到此事，他说，他也要看看这两部书和胡先生的文章。我把书和文章送到他纽约家里，并且问他肯不肯也写一篇文章。他当时就说，可以写。那时他身体欠安，过了三、四个月，他果然把文章写好。我读了以后，深觉志清兄学有独到之处，不同凡响，确是小说史大家之作，并且文笔清新、流畅可读。于是我把这篇文章及一些信件放在一起，又加了一些图版，投向北京、台北、香港三处三个重要杂志。希望三处编辑都能谅解我们的用心，不介意我一稿数投的无理要求，肯予发表，可以多有人读到这些材料。

1993年岁除记于食鸡跖庐